

第四回 過公子癡心捉月

詩曰：

人生可笑是蚩蚩，眼豎眉橫總不知。
春夢做完猶想續，秋雲散盡尚思移。
天機有礙尖還鈍，野馬無韁快已遲。
任是潑天稱大膽，爭如閨閣小心兒。

話說過公子與香姑既做了親，看破不是冰心小姐，已十分氣苦，又被香姑前三後四，說出一團道理來，祇要尋死覓活，又驚得沒擺布，祇得叫眾侍妾看守勸解。自己卻梳洗了，瞞著親友，悄悄來見府尊，哭訴被水運騙了，道：「前面引我偷相的，卻是冰心小姐，後面發庚帖受財禮，及今天嫁過來的，卻是自家女兒，叫做香姑。銀錢費去，還是小事，祇是被他做小兒愚弄，情實不甘心。懇求公祖大人，推家父薄面，為治晚生懲治他一番，方能釋恨。」府尊聽了，想一想道：「這事雖是水運設騙，然亦賢契做事不老到，既受庚帖，又該查一查他的生時月日。此事連本府也被他朦朧了，還說是出其不意。賢契行聘，怎麼不到水侍郎家，卻到水運家去？水運與冰心係叔父與侄女，回帖稱『小女』，就該動疑了，怎麼迎娶這一日，又到水運家去？豈不是明明娶水運之女？今娶又娶了，親又結了，若告他抵換，誰人肯信？至於偷相一節，又是私事，公堂上怎講得出口？要懲治他，卻也無詞。賢契莫若且請回，好好安慰家裏，莫要急出事來，待本府為你悄悄喚水運來，問他個詳細，再作區處。」過公子無奈，祇得拜謝了回家，倒轉將言語安慰香姑不題。

卻說水運，自夜裏嫁了女兒過去，捏著一把汗，睡也睡不著。天纔亮，便悄悄叫人到過府門前去打聽，卻並不見一毫動靜。心下暗想道：「這過公子又不是一個好人，難道就肯將錯就錯罷了？」滿肚皮懷著鬼胎。

到了日中，忽前番府裏那個差人，又來說：「太爺請過去說話！」水運雖然心下鶻突，卻不敢不去，祇得大著膽來見府尊。府尊叫到後堂，便與他坐了，將衙役喝開，悄悄細問：「本府前日原為過宅講的是你令侄女，你怎麼逞弄奸狡，移花接木，將你女兒騙充過去。這不獨是欺騙過公子，竟是欺騙本府了。今日過公子動了一張呈子，哭訴於本府，說你許多奸狡，要我依法懲治。本府因你也是官家，又怕內中別有隱情，故喚你前來問明。你須實言，我好詳察定罪。」

水運聽了，慌忙跪下道：「罪民既在太公祖治下，生死俱望大公祖培植了，怎敢說個欺騙？昨夜之事，實出萬不得已，內中有萬千委曲，容罪民細述，求大公祖寬宥開恩。」府尊道：「既有委曲，可起來坐下細講。」水運便扒起來坐下，說道：「罪民與過公子議親初意，并太公祖後來吩咐，俱實實是為舍侄女起見。不料舍侄女賦性賢貞，苦苦不從。罪民因他不從，就傳示太公祖之命，未免說了些勢利的言語。不料舍侄女心靈性巧，恐勾出禍來，就轉過口來，要認我做親父，方肯相從。罪民祇要事成，便認做親父。罪民恐他有變，就叫他親筆寫了庚帖為定。又不料舍侄女機變百出，略不推辭，提起筆來就寫。罪民見寫了庚帖，萬萬無疑，誰知他寫的卻是小女的八字。罪民一時不察，竟送到太公祖案下，又蒙大公祖發到縣間送與過宅，一天喜事，可謂幸矣。哪曉得俱墮在舍侄女術中！後來回帖稱『小女』，與罪民自受聘，俱是被他認為親父惑了。直到昨日臨娶，催他收拾，他方變了臉，說出前情，一毫不認帳。及見罪民事急，無可解救，哭著要尋死，他又為我畫出這條計來免禍。罪民到了此時，萬無生路，祇得冒險將小女嫁去，實不是罪民之本心也。竊思小女雖然醜陋，但今既已親荐枕席，或者轉是天緣，統望太公祖開恩！」

府尊一一聽了，轉歡喜起來道：「怎令侄女小小年紀，有如許聰慧？真可敬也，真可愛也！據老丈說起來，雖是情有可原，祇是過公子受了許多播弄，怎肯甘心？」水運道：「就是過公子不甘心，也祇為不曾娶得舍侄女。若是舍侄女今日嫁了別人，便難處了。昨日之事，舍侄女雖然躲過，卻喜得仍靜守閨中，過公子若是畢竟不忘情，容罪民緩緩騙他，以贖前愆，未嘗不可。」府尊聽了，歡喜道：「若是令侄女終能歸於過公子，這便自無說了，祇是你侄女有如此才智，如何騙得他動？」水運道：「前日小女未曾嫁時，他留心防范，故被他騙了。如今小女已嫁過去，他心已安，那裏防備得許多？祇求太公祖請了過公子來，容罪民設一妙計，包管完成其事。」府尊道：「既是這等說，本府且不深究；若又是誑言，則斷不輕恕！」

因又差人請過公子來相見，水運又將前情說了一遍，與過公子聽。過公子聽完，因回嗔作喜道：「若果有妙計，仍將令侄女嫁過來，則令愛我也不敢輕待。祇是令侄女如此靈慧，請問計將安在？」水運道：「也不須別用妙計，祇求賢婿回去，與小女歡歡喜喜，不動聲色，到了三六九作朝的日子，大排筵席，廣請親朋，外面是男親，內裏是女眷，男親須求太公祖與縣尊在座，女眷中舍侄女是小姨娘，理該來赴席。待他來時，可先將前日的庚帖，改了他的八字，到其間賢婿執此，求太公祖與縣父母理論，我好生再從旁攛掇，便不怕他飛上天去，安有不成之理？」過公子聽了，滿心歡喜道：「此計大妙！」府尊道：「此計雖妙，祇怕你侄女乘巧，有心不肯來。」水運道：「他見三朝六朝沒話說，小女的名分已定，他自然不疑。到了九朝十二朝，事愈沉了，既係至親，請他怎好不來？」商量停當，過公子與水運遂辭謝了府尊出來，又各各叮囑，算計停當方別。正是：

大道分明直，奸人曲曲行。
若無貞與節，名教豈能成？

過公子回家打點不題。卻說水運到家，將見府尊的事情瞞起不說，卻歡歡喜喜的走過問壁來見冰心，道：「我兒，昨日之事，真真虧了你！若不是這個法兒，今日天也亂下來了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理該如此，也不是甚麼法兒。」水運道：「我今早還擔憂，這時候不見動靜，想是大家相安無事了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相安也未必，祇是說也無用，故隱忍作後圖耳！」水運道：「有甚後圖？」遂走了過來，心下暗想道：「這丫頭，怎看事這等明白？過家請他作十二朝，祇怕還不肯去哩！」

到了十二朝先三日，過家就下了五個請帖來：一個請水運，三個請三個兒子，俱是過公子出名；另一個是請冰心小姐的，因過公子父母俱在京，就將香姑出名。水運接了，都拿過來，與冰心小姐看。因笑道：「這事果都應了你的口，大憂變成大喜。他既請我們合家去做十二朝，則斷斷乎沒閑話說了，須都去走走，方見親情濃厚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這個自然都該去。」水運道：「既是都該去，再無空去之理，須備禮物，先一日送去，使他知道我們都去，也好備酒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正該先送禮去。」

帖子來，要冰心小姐先寫定，好去備辦。冰心小姐全不推辭，就舉起筆，定了許多禮物，與水運去打點。水運拿了禮帖，滿心歡喜，以為中計，遂暗暗傳信與過公子，又叫算命先生，將他八字推出，暗暗送與過公子，叫他別打金字換過，以為憑據。

又時時探聽冰心小姐，背後說些甚麼，恐怕他臨期有變。冰心小姐卻毫不露相，不說去，也不說不去。水運心下拿不穩，祇得又暗傳信去，叫女兒頭一日先著兩個婢女來請，說道：「少夫人多多拜上小姐，說凡事多虧小姐扶持，明日千萬要請小姐早些過去面謝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明日乃你少夫人的吉期，自然要來奉賀。」就叫人取茶與他二人喫，一面喫茶，一面閑話問他：「你少夫人在家做甚麼！」一個回道：「不做甚麼」一個道：「今早釘的紅緞子，不知做甚麼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釘在上面的，可是幾個金字？」婢女道：「正是幾個金字。」冰心小姐聽了，就推開說別話，再不問了。婢女喫完茶辭去，冰心小姐親口許他必來，水運聞知，滿心歡喜。

到了次日清晨，過家又打發兩個婢女來請，取出了一個小金盒，內中盛著十粒黃豆大滾圓的珠子，送與冰心小姐道：「這十顆珠子，是少夫人叫暗暗送與小姐的，小姐請收了，我們好回話。」冰心小姐看一看，因說道：「明珠重寶，不知是賣，不知是送？若是賣，我買不起。若是少夫人送我，你且暫帶回，待我少停面見少夫人收罷。」婢女不知就裏，便依舊拿了回去。婢女纔去，水運就過來問：「轎子與黃傘要用幾人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父親被謫，不宜用大轎、黃傘，祇用小轎為宜。昨日南莊有莊戶來交租米，我已留下兩人伺候了，不勞叔叔費心。」水運道：「今日過家貴戚滿堂，我們新親，必須齊整些纔妙。若是兩人轎，又不用傘，冷冷落落，豈不惹人恥笑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笑自由他，名卻不敢犯。」水運強他不過，因說道：「轎子既有了，我們男客先去，你隨後就來罷！」竟帶了三個兒子先去。正是：

拙計似推磨，慧心如定盤。

收來還放去，偏有許多般！

卻說過公子打聽得，冰心小姐許了準來，不勝之喜，又再三拜懇府尊與縣尊，為他作主。又請出三四個學霸相公，要他作儂相贊成。十顆珠子，要賴作他受的聘定，金字庚帖，要做證見。又選下七八個有力氣的侍妾，叫他祇等下轎進門，便上前攙扶定了，防備他事急尋死。又收拾一間精緻的內房，房內鋪的錦繡珠翠，十分富麗，使他動心從情。

清晨使婢妾相請，絡繹不絕。直到午後，方有人來報道：「冰心小姐已上轎出門了！」不一時，又有人來報道：「冰心小姐的轎子，已到半路了！」過公子聽了，喜得心花俱開，忙叫樂人伏於大門左右，祇候轎一到門，就要吹打迎接。

過公子心裏急，又自走出門去望，祇見遠遠有一乘小轎，四個丫鬟列在前面，後面幾個家人跟隨，飄飄而來，就象仙子臨凡一般。將及到門，過公子不好意思，轉走了進去。府尊與縣尊坐在大廳上，聽說到了，心下暗想道：「這女子前面多少能干，今日到底還落在他們圈套裏，可憐又可惜！」不期水小姐的轎，直抬到門前，剛剛登門歇下，四個丫鬟卷起轎簾，冰心小姐露出半身，正打算出轎，門裏的七八個侍妾，正打算要來攙扶，忽門旁鼓樂吹打起來。

冰心小姐聽了，便登時變了顏色道：「這鼓樂聲一團殺氣，定有奸人設計害我，進去便落陷坑！」因復轉身坐下，叫快抬回去。那兩個抬轎的莊戶，是早吩咐的，不等冰心小姐說完，早抬上肩，飛一般奔回去了。四個丫鬟與跟隨的家人，也忙趕去。正是：

珠戲不離龍項下，須撩偏到虎腮邊。

始知俏膽如金玉，看得癡遇不值錢。

過公子聽得樂響，祇認做進來了，忙躲在小廳旁要偷看。不期鼓樂響不得一兩聲就住了，忽七八個侍妾，亂跑進來尋公子。公子忙走出來，問道：「怎麼水小姐不進來？」眾侍妾道：「水小姐轎已下了，因聽見樂人打吹，忽吃驚道：『這鼓樂聲一團殺氣，定有奸人害我，進去便落陷坑。快回去！』遂復上轎，抬回去了。」過公子跌腳道：「你們怎不扯住他？」眾侍妾道：「去的好不快，哪裏容你扯？」過公急叫人快趕時，轎已去遠，趕不及了。過公子氣得呆了，忙到大廳來，向府尊、縣尊訴說其事，府尊與縣尊聽了，又驚又喜。府尊因說道：「這女子真奇了！怎麼聽見鼓樂聲，就知要害他？」因對水運道：「令侄女平素果然曉得些術數麼？」水運道：「他自小跟著父親讀些異書，常在家斷禍斷福，我們也不信他。不期今日到被他猜著了。」府尊、縣尊并滿座賓朋聽了，眾皆驚訝。

過公子心不死，又吩咐兩個婢女去請，說道：「今日十二朝，是親者皆來，故請小姐去會一會。家公子並無他意，為何到門就轉？」婢女去了，回來覆道：「水小姐說：『我祇道是親情好意，請去會會，故一請便來。誰知你公子不懷好意，已將庚帖改了，又要將珍珠作聘，叫府縣官逼勒我。若不是樂鼓聲告我，幾乎落在你們圈套。你可多多拜上公子，可好好與少夫人受用，我與他不是姻緣，莫要生奸妄想！』」府尊與滿堂親友聽見，俱嘖嘖贊羨道：「這水小姐真不是凡人。」大家亂了半晌，祇得排上酒來，喫了散去。

過公子心不甘，因又留下水運，說道：「我細想令侄女縱然聰慧，哪裏說是神仙？說得如此活現？定是你通謀騙我！」水運聽說急了，就跪在地下，對天發誓道：「我水運若係與侄女通謀哄騙公子，就全家遭瘟！」過公子忙攙起來說道：「你如果不與他通謀，老實對你說，這樣聰慧女子，越放他不下。」水運道：「賢婿既放不下，不必冤我，我還有一急計，祇得要用了。」過公子道：「更有甚急計？」水運道：「這九月二十日，乃他母親的忌辰。年年到這日，必要到南莊母親墳上去祭掃，兼帶著催租，看菊花，已做了常規，是年年去的。公子到這日，必須騎匹快馬，領著了眾家丁，躲在南莊前後，等他祭掃完了，轉回家時，竟打開轎夫，抬著便走。抬到家中，便是公子的人了，聽憑公子調停。成不成，卻冤我不著。」過公子聽了，連聲道：「妙，妙！此計甚捷徑省力，定要如此行了。但恐怕到了那日，或遇風雨他不去。」水運道：「舍侄女為人最孝，任是大風大雨，也要去的。」過公子聽了，滿心歡喜，兩下約定，方纔別了。正是：

凡人莫妄想天仙，要識麻姑有鐵鞭。

畢竟此中尋受用，嘴邊三尺是垂涎。

按下過公子打點九月二十日搶親不題。

且說水運回家，因走過來對侄女道：「過家一團好意，你因甚疑心？到了門卻又抬了回去，叫我們掃興，連我也帶累沒趣！」冰心小姐道：「不消我說，他做的事，他心下自然明白！」水運忙合掌道：「阿彌陀佛！不要冤屈他。今日實是會親，並無他意，我可以代他發的誓出！」冰心小姐道：「我纔聽得鼓聲甚暴，突然三過，他這造謀不淺。今日雖被我識破，決不住手，必然還有兩番來尋我。到明日驗過，叔叔方知不是我冤他。」數語說得水運毛骨竦然，不敢開口，祇得淡淡的走了過去。

到了九月二十，冰心小姐果然叫人打點祭禮，到南莊去拜掃。先一日，就請水運與三兄弟同去。水運暗想道：「明日過公子搶人，少不得有一番吵鬧。我若同去，未免也打在渾水裏，招惹是非。」因回說道：「我明日有些要緊的事務要出門，恐怕不能去了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叔叔既不去，哥哥與兄弟，難道也不去？」水運道：「你兩個哥哥要管家，祇好叫你兄弟同去，拜奠伯母墳塋罷。」說定了，就暗暗通信與過公子，說自去不便，祇叫小兒一同去，作個耳目。

原來這南莊離城有十二三里，冰心小姐曉得路遠，大清晨就起來收拾，臨出門，偏坐一乘大暖轎，轎幔四面遮得嚴嚴的，又一柄黃傘，在前引道。後面四個丫鬟，是四乘小轎。小兄弟與家人俱騎馬，在後面隨行。竟從從容容出城，往南莊祭掃。正是：

鏡裏花枝偏弄影，水中月影慣撩人。

誰知費盡扳撈力，總是明河不可親。

冰心小姐轎到了南莊，莊戶將莊門大開，讓轎子直抬到大廳上方下來。冰心小姐既進了莊，莊門便依舊關上，幾匹馬就在莊外下了。冰心小姐纔坐下，莊婦便擺出茶來，冰心小姐就叫小兄弟同喫。喫完茶，冰心小姐就問莊婦道：「後面墳上祭禮，可曾打點端正麼？」莊婦答道：「俱已齊備，祇候小姐行禮。」冰心小姐隨起身，同小兄弟直走到後面母親的墳上，哭祭了一番。直等化了紙錢，方回身到莊西一間閣上去看菊花。

原來這南莊有東西兩層高閣，東邊閣下，栽的都是桃花，以備春祭賞玩。西邊閣下，栽的是菊花，以備祭秋賞玩。今日是秋祭，冰心小姐上了西閣，往下一看，祇見閣下滿地鋪金，菊花開得正盛，有《踏莎行》詞為證：

瘦影滿籬，番陳三徑，深深淺淺黃相映。露下繁花英飢可餐，風前雅致誰甚並？談到可憐，懶如新病，慳慳開出秋情性。溫言盡日祇閑閑，須知詩酒陶家興。

冰心小姐在西閣上看罷菊花，又四郊一望，正是秋成之時，收的收，割的割，鄉人奔來奔去，手腳不停。忽看見兩個閑漢，立在一間草屋邊看攬稻，有些詫異。因再向兩邊一看，又看見三個閑漢，坐在一堆亂草上，忽眠忽起，再看看，又見小兄弟與一個青衣小廝，掩在照牆後說話。冰心小姐心下明白，並無言語。

不多時，莊婦擺飯在後廳，請冰心小姐去喫。冰心小姐下了閣，叫人尋了小兄弟來同喫。喫完飯，小兄弟催冰心小姐道：「路遠，沒甚事早些回去罷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你且再玩耍片時，我還要吩咐莊戶催討租米。」小兄弟又去了。冰心小姐因叫眾莊戶，將田莊事務一一吩咐明白，發放去了。然後坐在後廳旁小房裏，叫丫鬟將大皮箱出空了，衣服用包袱包起，又悄悄叫一個家人取了許多碎石塊，放在空箱裏，抬到大轎櫃底下放了。又叫家人尋一大塊石，用包袱包了，放在轎櫃上面，然後將轎門關上，用鎖鎖了，入下轎幔遮了。又叫眾家人進來，吩咐如此如此，眾家人領命。然後自家換了一件青衣，坐在四乘小轎內，卻留下一個丫鬟，叫莊戶另尋小轎送來。收拾停當，卻叫家人開了莊門，喝道：「轎夫快來，小姐已上轎了！」轎夫正在外面伺候，聽得叫，便一齊擁入，各認原轎，照舊抬了出來，打傘的原打起黃傘，在前引路。家人又尋小兄弟來，同騎馬跟隨。

才抬離了莊門，不上一箭路，早有東邊兩個，西邊三個，一霎時，跳出一二十個腳夫來。有幾個將大轎撮住不放，有幾個將抬轎的亂打道：「這地方是我們的生意，你怎麼來這裏抬？」打得四個轎夫披頭散髮，各各放手，早有四個轎夫，接上肩頭，抬著飛跑去。後面騎馬的家人看見，忙忙加鞭，趕上前吆喝道：「作死的奴才！這是城中水侍郎老爺的小姐，怎敢搶抬？」那抬轎的聽見說是水小姐，一發跑的快了。後面家人的馬將近趕上，祇見路旁松樹下，過公子帶著一簇人馬，從林中出來，攔住大叫道：「你家小姐，已是我家過大爺娶了，你們還趕些甚麼！」眾家人看見，慌忙勒住馬道：「原來是過姑爺抬回去，小人不敢？但不趕上，恐怕小姐明日責罰。」過公子將手一揮，道：「快回去，小姐若責罰你，都在我身上。」說罷，將馬加上一鞭，帶著眾人去趕前邊轎轎子。眾家人借此縮住，等後面小姐的小轎上來，悄悄的抬了回家。不題。

卻說過公子趕上大轎，歡歡喜喜，擁進城來。祇因這一搶，有分教：

歡顏變怒，喜臉成羞。

不知更作何狀，且聽下回分解。